

卷之四



王文肅公文集卷之八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學士主錫爵 著

尚 寶 司 司 丞 孫勇時敏校梓

萬文恭公墓誌銘

萬曆丙戌某月日致仕禮部尚書宜興萬公卒于家計聞有

詔賜祭葬贈太子少保謚文恭故事大臣非起家翰林無謚文者蓋特典也萬曆某年月日葬公而以同里侍郎徐君所為狀來乞銘不佞故



嘗以鄉先輩事公無所辭按公諱士和字思通履菴其號先爲鳳陽人至六世祖勝徙宜興勝生壽壽生雄雄生政政生璵璵生吉吉爲桐廬訓導配李氏實生公公貴後贈祖父皆禮部侍郎祖妣妣皆淑人公生五歲能誦詩比就外傳受小學弱冠補諸生舉嘉靖庚子鄉試明年成進士選讀中秘書閣試數最於例得史職以不謁分宜相解館且授給事中公請部得儀制司主事丙午丁訓導公艱服除補祠祭以母老乞

南遷南職方員外郎得迎養李淑人于邸會淑人以疾還所司重念公母子情議假一便節取道歸省公不可曰豈有人親臥床而須假節以行者遂棄官歸竟得侍淑人終再除補南車駕調儀制出爲江西僉事是時登第已十五六年諸同館者去爲大吏而公獨逗遛南署以銀青外補澹如也久之晉副使督學貴州貴俗故襍夷民挾兵弩出入絃誦稀濶公至則時時召諸生爲下帷都講未幾皆化翕然已未遷湖廣叅



政治苗先是治苗使者頗禽獸畜之好任用一切苛碎苗以故怨望多叛公曰古不有朝羽人從裸國者乎乃悉芟去苛法時其疾苦燠咻之羣苗聽撫者二十八寨而是時三殿大工方興采木使車旁午驛道騷然公爲調停辰沅間賴以休息辛酉拜江西按察絲分宜既有前郟見公屢調且按察其鄉意慤然憚於是某給事揣指摭他過劾公公趣歸不置辨撫臣爲白于朝分宜敗乃復以原官起家山東踰年擢江西

右布政使乙丑轉廣東左故事藩政總之左使右使以嫌例不得可否公謂方伯重任縣官設左右以提衡之安所取伴食坐嘯乎乃約分日治事於賦政多所釐革廣民輸輓內帑累歲不貲公乃稍徵運費令計吏領之民大稱便丙寅遷應天府尹未出境而新御史受代至公辭之不以藩司禮見御史啣之求公事可釀爲罪者日榜笞主權椽椽且死杖下終無所得御史猶怒不已時新會秦泉黃公家居名嚴潔長者不



交有司至是忽謁御史御史驚以爲重已黃公入則揖御史曰老夫憊久不任筋力茲強爲萬公來萬公非可溷者御史慙無賴事遂罷未抵應天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督南都餉時去振武之變未遠公懲宿弊條上便宜六事嚴考課議本折省遠倉處水兌減贖緩專委任而召解長悉受記使知歲解費額因勒石漕次軍民便之轉戶部總督倉場右侍郎頃之改禮部左會華亭罷相相新鄭公意有所不可即上疏引疾

疏四上乃得歸公歸而望益重與平泉陸公以碩德相頡頏每部使者有所推轂未嘗不首兩公云今

天子即位陸公起爲大宗伯詔起公南少宗伯典國子教事公專務以誠厚化人即有不帥教終無所譙讓士亦以此不忍負之癸酉陸公致大宗伯去江陵則請以公代爲大宗伯欲以收輿望公因陸公去頗測江陵所嚮殊不欲就上疏再辭不得



請比至則江陵亦頗知公不可狎意殊咈然猶  
謬爲引重公任典禮見民間服用奢靡首以崇  
儉約端風化爲務宗室諸請必按籍以時關白  
無留行賄蠹剝落歲終上四方災異因條陳杜  
倖門容聽直汰冗負抑干請皆指切時政人所  
諱言者適江陵以事怒力爲辨會有詐郎中印  
牒爲奸利者事覺主者欲坐郎以公言得解江  
陵由此益嗾公公故與朱成國有連成國進封  
議起公獨謂

高皇帝約非宗室不王持不肯署議時又有大  
璫爲方士乞官者公復持不可公最忤江陵以  
此兩議乙亥會給事余懋學坐直言褫職江陵  
正無所發怒及見公懼公有所言一揖徑出公  
故緩行因目謂江陵曰近日處分得無太甚江  
陵色變不荅自是欲逐公而言官承望者遂劾  
公衰懦公亦力乞罷乃以乙亥

賜乘傳歸歸後鑿坏屏居絕意世事然聞朝廷  
一善政及一善人進輒喜至聞政事闕失宵人



用事當食未嘗不廢箸也得忠諫疏必焚香盥  
手讀之久之柄相倖璫相繼敗嘉與天下更始  
徵車所賁羔鴈成羣於是復起公南禮部而公  
以老懇乞骸骨疏再

上天子重違其意特加資政大夫正治上卿以  
優寵老臣用羽儀於世云又若干年而公卒嗚  
呼不佞蓋觀公所行事始斤斤質行君子也始  
公自少時則已從唐荆川先生游先生爲名儒  
師友間要在古人學問名理行誼相切磋先生

得之最深然顧嘗謂錫爵曰吾師刻身練名節  
習于世故實萬倍不敏乃師用才高不能無見  
鋒鏑而不敏僅僅歲拙自守默而圖寡過已爾  
華亭徐文貞先生家居以幣遺公而公不受先  
生因指謂錫爵曰吾生平見萬公駟行凜凜矐  
目肅步而趨自謂能及之顧視此等一介取予  
雖尊貴無骯容而老夫甘退舍讓矣公旣以勢  
人齟齬歸而里中豪緣間稍侵辱之時錫爵亦  
新以避仇居海上而公遺之書謂世俗侮老欺



失意自常態吾徒不得以此自悔信心而行靈  
丹半七真小子續命膏也公內行甚修孝友發  
于天性居二親喪三年不入內伯兄司勳以毀  
歿公喪之極哀而其再起山東時仲兄應貢與  
偕北上卒于邸斂送之盡厚爲卿貳歸年已及  
耆事叔父莊甚不命之坐不敢坐性雅澹泊居  
室無長物歷官兩粵橐中無丹青犀象珠璣瑋  
瑁異香之裝或終年不製衣非賓祭不擊鮮至  
族戚交游緩急丐貸未嘗以乏爲解嘗建大宗

祠割上腴田無所恡所至節愛鎮靜清淨不擾  
或爲民計久遠如貴之義倉七盤領之引水廣  
庫之石樓輒捐俸爲之少子曾之妻之母死以  
田二頃遺女公誠曾母受田嘗有德於貴陽土  
酋夜以千金餽公公怒麾之去視江右篆積羨  
至五百餘代者籍以遺公公謝却之在辰沅水  
陸廩旣悉從裁去公嘗自言吾爲兩司始知實  
心任事即是真材又曰吾仕廣于人無苟取始  
識得一廉字公之於學未嘗標揭門戶居鄉立



朝無崖岸斬截之行博皦皦名要之始終不失  
赤子之心爲吏與儒屹然稱天下大臣長者嗚  
呼堯李成蹊豈待言哉終身口不道人過失而  
獨於可否之際斬如未始稍徇文貞之求解相  
位也諸大臣各疏留公獨否然文貞竟以此益  
重公而公之歷忤分宜新鄭江陵亦以此此可  
以觀公亦可以觀三朝士風相德之大較云公  
生于某年月日距卒得年七十一病革時有星  
墜屋東北徼卒咸睹及卒士友無問識不識皆

流涕所著詩文大抵規模伊洛暢而遂於理有  
某集藏于家公配張氏有內德能成公志累封  
夫人子五女二孫男七孫女十四其婚配皆名  
家銘曰

周敞於文教之以忠古今之感寔慨余衷儒也  
文敝縱辨于理枯竹專門聚訟以起吏也文敝  
相矜名高鷄鳴孜孜舜跖秋毫不見萬公禔視  
其履大人之心不失赤子言稱其師本本原原  
屋漏之修筌蹄可捐廷執大議五鹿折角退屏



其名如玉韞璞爲鄉太丘爲國山甫爲師陽城  
爲吏何武是曰完人出處皆真歷撼當途吾道  
之屯箕尾旣歸備膺典冊繫謚於文以旌殊德  
猗嗟乎公千載頌聲古三不朽我銘其徵

母舅蒲泉吳先生墓誌銘

嗚呼是惟吾母舅蒲泉先生之墓先生生于正  
德戊寅八月廿四日卒于萬曆癸酉十月十九  
日以本年十一月十九日祔葬于黃姑塘之原  
距今逾三十年墓上之草宿矣而志石未下以

待小子錫爵錫爵會碌碌走風塵髮荏苒白矣  
嘗私識先生法言遺事謀所以托不朽者而又  
會先生之子璿天孫允旭幼其族孫嗣元等方  
抑首諸生間攻帖括舉子業未暇表章先生至  
是允旭旣成立介嗣元爲狀而錫爵屬須臾之  
未死奉報而之殺嗟乎至是尚敢復辭哉先生  
諱緝字大章蒲泉其號世家練川之北里爲著  
姓翁敬字翁悅生三子而先生爲余外祖母金  
夫人出余母封一品太夫人之同母弟也先生



生十歲而敬軒翁歿赤立偃僕嚴兄悍姪間慕於讒妬危且困者數矣金夫人常飲泣護持之而先生亦自能刻苦成人既弱冠大發憤于學補博士弟子名籍籍起然以少孤貧無師友之資讀書綴文率胸懷幽大指而已性復高簡不屑屑世榮而吾先公以先生肺腑親常舉家聽之朝夕與同臥起既晚年以金夫人老築館迎事之不復聽先生歸于是先生學益疏于進取益澹督學使者至則呼僮持持載烟薰三四帙

應試自餘不私課一文吾先公雖愛狎先生然語次及此未嘗不贖眉輟饋而歎也曰弟齒長矣能褊却老逢衣據稿梧而吟自當從雅志若猶未也祇今學臺行部霜厲風發尺辭寸語有不諧矩矱者吾甚危之公大笑曰莊生有言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吾直憂名根未斷耳至如後生瑣瑣尚能操尺筆勝之不足勤老兄盱食也昨督學使者爲翠岩黃公既試名果在第三補廩然非先生好也歲終庠吏抱粮籍至先



生問幾何則按籍緣手盡散與各齋吏卒曰吳生豈須此而食者四上秋官三游長安皆挾兩甥兄弟以行後兩甥先後舉進士而先生濩落自如無幾微得失態其最後爲壬戌會試於時河水大合阻舟濟上三日先生憤曰吾不能鬱鬱守此踴躍登岸未及而冰解陷沒舉舟號慟岸上人至亦有流涕禮佛者曰此爲何方舉子前世造何業而遭此橫酷也少頃先生戴水出舉手笑謝岸上人曰吾非舉子乃伴舉子者幸

謝諸君且休矣於是錫爵驚喜問何以得出先生曰方陷時歛然不知魂魄何在旣若有人舉其足漸引而上者約三四丈乃及岸昔徐武功自號天全居士今吾亦可謂小天全已比及京而錫爵忝中第顧見同年項秉容氏執掌人事不給而病漫問曰兄得無勞損乎曰然兄何以獨不勞錫爵曰爵會有家舅爲代理人事殊不覺勞也秉容歎羨久之先生雖竟老諸生至于吐詞揆事琅琅炳炳雖宿儒老吏不能絕也而



顧自以行清能高耻屈于人始錫爵及第留京師而詞林前輩家人有譁而索錢者先生揖謝之其人不為禮且詬曰爾以翰林官不畏人耶衙門事百端須吾主扶植教訓何得遂傲長者先生怒罵曰奴倚主人翁為翰長耶翰長自當師有如後生一一稟教而行則北來三千里干謁之資亦足充奴輩一飽已蓋是公先以會試于其鄉人先生稔知之不覺乘怒中其陰事而錫爵素嚴事先生會其盛怒未能有以解也則

但有懊墨望門再拜謝死罪而先生之節俠意氣見於此矣性喜施趨義若赴不屑屑較恩仇方幼孤崎嶇讒妬間後其人犯法抵罪先生奮身為理若不知前隙者曰彼雖負我遡之即吾祖吾父一人之身也且緩急時有奈何效小丈夫憂羨掉臂之為蓋吾母數為錫爵言其如此又言方姊弟見凌賴長任怡洲公暨其長子某常從中撫視得無恙而錫爵兄弟之幼也怡洲公數以小弟呼之為加致食飲甚有恩今之狀



先生者即公之冢孫嗣元也嗣元於吳宗最賢  
有文而家亦最饒裕天道固不遠哉銘曰

世之悠悠孰撫幼孤筆挺憑陵飢寒叫呼惟克  
用立自推自扶曳裾文儒縱棹菰蘆思樂沙水  
屢空宴如躬之不羸有食其餘九十壽母八十  
壽姑以暨聞孫冰清玉壺先生不朽其在茲乎

參議惠麓吳公墓誌銘

余方服太夫人憂以衰病謝絕文字而年家子  
吳之瑤以其父惠麓君遺命來乞銘余遂巡辭

已又惟古齊衰不弔而曾子衰而弔子夏曰我  
弔也歟哉則予之不銘他人而銘君殆亦朋友  
之義而古之道也君諱隣字某惠麓其號戊午  
與余同舉南京鄉試此時予于稠人中望見君  
落落穆穆類君子人者而心好之已而交日進  
言益深始信君之真爲君子也君幼馴焉不好  
兒弄專務讀書窮經已從郡侯李公聞性命之  
旨遂好講學講學者多規行矩步瞑目拱手示  
深遠而君率直無威儀坦然而已口津津臧否



人物然常依于公論無谿刻自高戟戟可畏之  
狀以是信君之終爲君子也當余爲北祭酒時  
君適以下第留京師相過從益數雪驢風馬昏  
夜叩門有時竈突已封則一榻一爐相對至丙  
夜乃寢談說文義之外專以古大臣善敗事相  
戒勉曰子一旦得志當爲此不爲彼余笑謝君  
子言大非吾任而一日同年生有鳴騶過者知  
君在強索君見君曰此哆哆者非吾徒也竟不  
肯出其彊直自遂如此乙酉余被

召入內閣而君已久在仕籍且累遷爲吏部司  
務矣君所以見期益厚語言益自奮發無顧忌  
外議有異同輒奔告余或櫛沐不時應則踞上  
坐待余出數而責之余告以當事之難浮議之  
不可聽語甚苦君必反覆之不爲止蓋余性福  
不耐受浮枉諍辨在口人或望而自疑有隱軫  
不盡者有面唯唯而陰增飾爲釁端者而君始  
終磨拂無隱情以是感君知我之深也君又陰  
察賢士夫某某等屬余厚待之皆海內知名難



進易退之士而世或疑君爲余私人嗚呼不知其人視其友如錫爵者何如人哉而人又或聞君外朴中深多機術言行不必盡掩夫于余而不用其術烏乎用其術以余之所見聞不類若此而毀譽之變尚可勝道乎吁可畏矣君天性孝友喪父劔南公母黃孺人不勝毀撫教諸幼弟恩義具至其受學李侯時未有家也侯曰子安能不耕而讀乃始置菑日橋田已爲官則清素自約如書生時其爲車駕馬郎立驛遍畫一規無

敢私多寡者任參議纔九月巡歷幾遍逮病亟作手書剖分諸田自弟妹以下畢受分蓋君侄叅議君狀實云以余觀君嚶嚶慕古尚志節而知叅議君之不私其親也君生而有二齒占者云此吉徵也迄不得登第然貴至橫金不可謂不遇乃君好言軒岐黃素之術間指其腹示余煖氣休休然若謂長生可立致而竟不滿六十此又何歟余已丑歲病京邸甚困君來省疾不出一語涕垂垂下今余尚苟活而君死矣嗟嗟



後死者何以謝君也君生于某年月日卒于某年月日葬某而余爲之銘銘曰  
世之衰也士不敢友公卿其又衰也公卿不敢友士有一於此世所曹毀生也于友没又銘于蓋子也命之矣

宛平縣主簿三雲張君墓志銘

嗚呼是宛平簿三雲張君之墓君以萬曆十九年十二月三十日卒于宛平其嗣男履益走層冰中視君病竟與君婦閔氏以君喪歸以是年

十一月初五日葬于水字圩新阡張氏之交于余家三世矣君父子與先祖父善無飲食不相招呼君母君婦之于余母余婦亦然君卒閔夫人言及必泣曰人誰不死惜吾夫栖栖箋箋未嘗一飽而亦死也旣葬夢見君謂曰子盍爲屋屋我則又哭曰君豈以是荒原淺草爲不足棲也耶吾將謁大人言以棲子竟遂礮石爲亭碑其中率履益來乞予爲銘予固當銘君弗忍辭君諱與齡字承錫三雲其號父爲椽璠號慕雲



慕雲君之歿也居室纔半間君與母宋氏日屑  
麥一釜自活耳而君方頤大耳長眼昂鼻性又  
篤謹善會計不妄言與人謀必忠時有邑富人  
某者見而奇之曰是豈長貧賤者邪驟畀錢百  
緡歲倍利則加之二百緡先府君亦歲與母錢  
若干君得以其餘銖積粒聚始有家矣二十二  
歲娶今閔夫人始有室矣君益以織勤轉生息  
業漸裕次第葬慕雲君暨幼弟妹嫁娶事而州  
倅某者役君甚苦君恚而笑曰丈夫何事筐篋  
間吾贏錢數千爲公所爲無難者遂急裝走京  
師入貲援蕃牧所吏日繼陞文思院大使又次  
遷宛平縣主簿而予適被

召入內閣與君官相始終不倚聲勢爲機利諸  
人有怨者而予乃益重君君歲時或敝裘羸馬  
起居先太夫人沃之酒至醉則脫幘置案上手  
摩娑禿髮唱耕漁長短曲慷慨自歎曰張翁不  
記持粥糜乞鄰舍壅時耶今致此至足何苦覓



王文肅公文集 卷之八  
金錢爲客有牽其破衣而笑者君曰若何笑人  
享奉有幅尺若謂宛平簿不當敝裘羸馬夫不  
當敝裘羸馬寧有宛平簿耶第更數月博一命  
榮老母吾且歸持長柄瓢作乞食神仙終不顧  
妻子矣余亦笑曰時乎豈有定耶子姑飲亡何  
余乞歸視母疾而君竟以是冬卒距考滿纔一  
月也嗟乎傷哉君卒後二年余再出再歸而有  
遺余宛平誌者部神仙則君名在焉徵其事君  
歿後數有異典史樊某心欲君婢歸見君立死

問之閔夫人信嗚呼君嚮者醉後語是耶非耶  
是殆其讖耶君歿時距其生六十有五歲有一  
女適嘉定太學生陳所學嗣子履益者金姓彌  
月所抱甥也有幹局氣誼爲里人所重旣克葬  
君與君母宋夫人又事閔夫人甚備嗚呼天下  
有子孫滿眼死其親而藁裡不具者矣今有子  
葬君又有婦乞文以寵君君雖死可也銘曰  
孰是業也而綬若若孰是胤也而封嶽嶽死而  
不死吾徵諸鬼矣



王文肅公文集 卷之八 十八  
總理河道提督軍務太子少保工部尚書  
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印川潘公墓誌銘  
余以病解政還里旋奉先慈之諱悉謝四方謁  
文者而吳興潘君大復等以其考印川公墓誌  
銘來請余惟公三朝行河老司空也微君請其  
忍無言我

國家有二大事曰邊曰河乃邊則  
天子自爲居守常歲歲屈天下之財力以事九  
鎮而河備久弛猝有非常當事者勢不能咄嗟  
而應難一九鎮各輔以大帥而河數千里惟一  
臣難二虜有秋可防而河之徙決無時虜入即  
戰守機宜一切聽於闔外而河有蛟龍與鬼神  
不可以智爭謀夫孔多又不可以百口爭難三  
嘉靖來河漕之得安瀾而無恙者繇印川公獨  
任其難盖白首馳驅僕僕三十年以老而今且  
歿矣歿之後凡  
朝廷所爲恩卹勞臣與夫百世易名之典猶尚  
有待焉嗚呼此余所以不忍辭公銘也公由庚



王文肅公文集 卷之八  
戊進士授九江府推官

召拜監察御史

三殿災奉

勅稽查大木巡按廣東提督北畿學校遷大理  
寺丞歷少卿始擢督理河道右僉都御史未幾  
丁閔夫人憂即家拜右副都御史尋

召以原官總理河道辛未罷歸又以交薦起撫  
江右遷刑部右侍郎進右僉都御史兼工部  
左侍郎總理河漕錄河功

賜金幣進太子少保工部尚書兼左副都御史  
一子入監讀書辛巳改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  
務後改刑部侍經筵

上駕

天壽山

賜公麒麟服居守河道都御史某年復罷歸再  
以薦起爲今官當乙丑黃決沛縣之飛雲橋穀  
亭沙河留城境山一帶河渠盡塞議者請開夏  
鎮高原自南陽出茶城口



肅皇帝特遣大司空朱公衡而以公副公遡流而西問故道於老篙師喟然歎曰漢瓠子之役沉壁投馬不過曰復江南舊蹟而已其後賈魯亦一切以復故爲主宜仍三代故道便而夏鎮業有成議躬行督相不三旬而告成比原計月日省什之三帑金省什之一庚午河稍南徙決睢寧潴其六百五十里皆赭爲平野公復以故節來蒞事而廢趾盡復其所浚築深厚再倍于故河而費半之出官民之舟於積淤者以萬數諸大夫方立石爲公記而公持議適與勘河給事左坐浮議罷去公去而黃決崔鎮以北淮決高堰以東清桃塞海口湮而淮揚高寶興鹽諸郡邑幾漚爲巨浸矣於是

天子思公功凡再廢再起治河具有成績其大者塞崔鎮從歸仁而黃水悉歸故河築高堰黃浦入淮而淮水復出清口會黃東入于海而海口遂闢復築遙堤十萬餘丈以爲外護而後又加築土堤縷堤月堤格堤長堤橫堤守四堤寄



子堤凡三十四萬七千八百二十五丈有奇磯  
閘料廠凡二十有四座石壩土壩月壩護壩凡  
五十一道濬淤淺塞決口鑿老土凡三十萬一  
千一百丈有奇栽護堤柳并封屆柳八十三萬  
有奇首尾十餘年輶車所經更數千里公與役  
夫雜處畚鍤葦蕭間沐風雨裊霜露髮白面黧  
而後兩河合軌數萬艘轉漕亡害緣河之民至  
是始復見室廬丘隴烟火彌望焉公之言曰通  
漕於河則治河即以治漕會河於淮則治淮即  
以治河合河淮而同入于海則治河淮即以治  
海故竟公在事止以築堤束水借水攻沙爲萬  
全第一義而其節目細瑣公所著河防一覽中  
士大夫探圖而覆讀之且不能竟即竟之而或  
茫然不得其要領嗟乎是宜公歿後而議者猶  
哢哢也公初荒度修堰夢壽亭侯手書四字曰  
結歡人主且命老兵持帚以示之公覺而思曰  
帚掃也其命我束掃投石乎試之而其流遂斷  
黃浦下陰雨輒聞鷄聲居民云此蛟龍宅毋動



堰成忽中夜雷電交作挾以厲風望見黑焰排  
空而去比曉土窟白骨爛然在焉就視之鉅顱  
獨角其顱骨似牛而長廣倍之其角似龍之火  
帶而稍參差舐之輒粘舌時以爲孽龍避公尸  
解云公壯于河老于河病于河乞骸之日猶奉  
旨輿疾行部且請夏鎮裏河又手疏入事以歸  
歸以疾革猶喃喃河防不去口嗟乎人臣勞苦  
有功至此自非神聖誰能保二十年後鍼芒甕  
口之不漏後之人固不妨從宜補塞爲公益友

若盡毀成事以功爲罪則余不知之矣公七歲  
治春秋能文章補博士弟子十九廩于官二十  
九以麟經魁于鄉其明年舉進士試政九江出  
寃民劉雲四之死建議令端昌郵費皆仰於縣  
官不以煩百姓民大便之爲御史稽查大木于  
南都公請無毀民居覆內官監遺籍可得也果  
得萬木于荷池中其在廣東江西破海寇及平  
寧州盜皆先計擒其黨魁功最著而公耻自言  
賞不盡行參贊南京南京悍卒久習公名無敢



諱者會京口僧告變公不爲動人情恃公而安  
泐河議興江陵寔陰主之屬人謂公新河成旦  
暮大司空矣公謝曰司空任他人爲之老臣知  
有不可而已江陵怒嗾言者論公去已試之果  
無効乃始大服甲申江陵獄起公反上書爲江  
陵訟寃觸時諱至鑄秩罷免而人以此愈多公  
長者公內行醇謹其愛敬尤不弛于師友性倜  
儻喜振人之急凡衣食婚嫁喪葬醫藥于公者  
甚衆又建義倉祠堂宗學以教其族人又推先

志建二石梁以便其鄉人其爲政所至民多立  
祠畫像當廣東受代時有三老人入見年皆百  
許歲聽睹語言差可辨曰我儕隱深山絕城市  
多者百年少者五六十年今傳聞使君治狀且  
旬月北去願求一識鬚眉公起立堂前三老繞  
身熟睹之良久乃出公行咸犇集挽留百里間  
爲之塞衢罷市公之惠愛能得人心如此公姬  
姓裔出周文王子畢公後有食采於潘者因以  
爲氏至榮陽侯而氏始彰凡三十八傳伯民公



肇遷烏程七傳綜以純孝著稱石晉時北郭里名迄今未泯又三十八傳而得公公諱季馴字時良別號印川居士公之沒爲萬曆乙未四月十二日距生正德辛巳四月二十三日年七十有五配即施夫人子姓云云以某年某月某日奉公柩安厝塞字園之原嗚呼公自童子時以逮老而爲司空其瀕危者數矣未冠即慷慨爲父白寃賴當事者試其文寃之然往來蹶躄無能具一菜羹一管屨可以孱弱死仲氏貳守繫

獄公匍伏請減等致忤部使者上彈章可以急難死五十服母喪如孺子慕涕淚覆面可以哀死二十年老河臣日夜寄命一葉風雨中或暴泄或咯血或畏疽視事可以病死嘗露坐河壩督工水忽大至距其坐前僅尺餘衆皆驚走公幸無恙又颶風吸舟入決口左右戰泣無復喘聲忽有樹杪擁舟底得脫明日探之無有也父老立石于河湄曰潘公再生處是又可以怖死廷臣每設數難以詰公不能屈旣以轉羞而成



怒而公復爲國體論救故相新進欲中以危法  
又可以讒死夫此數者皆出于前所謂三難之  
外即公一覽中亦未敢盡寫其艱危匍匐之苦  
以暴之君父之前而但向故人子弟私自慰曰  
老人實有天幸曩朝論之紛紛也嫉者衆而攻  
之急度無以見容於時其數罷而數還者賴  
今上深察其忠若瀕死而獲脫於難則天也天  
下聞其言而益悲之雖然公今應得

誥冊及例進宮保則皆十二年前故物耳漢汲

仁郭昌鄭當時皆得以河事被徹侯之賞且令  
群臣從官以下爲歌詠寶鼎以侈其功

國家即不屑與漢絜令然以公皓首河事百艱  
備嘗追勞念往夫豈獨在邊臣後哉吾故知公  
九原之論必有所歸矣銘曰

有姬畢公錫玉剖符食采滎陽爲潘厥初伯民  
肇遷曰卜西吳北郭擇里而喪是菟三十八傳  
公起大夫旅握鎮節歷游名都我疆我理我  
我稔民奠攸居龍蛻其廬六宮食新萬艘載塗



小心孔翼奏功則膚爾冠峩峩爾髮皤皤旣長  
于河亦老于河幕府籌庸視公孰多稽首  
聖明億萬永圖玄圭赤紱九原可呼幽谷熾然  
冥漠昭蘇鑱石著銘矢告弗磨以嗣以續寶鼎  
之歌

總督倉場戶部左侍郎贈尚書雅齋胡公

墓誌銘

前司寇瑯邪王元美嘗嘖嘖語予以胡公雅齋  
之吏行曰是所謂清慎勤之事具足而世未盡  
知者予曰公自謂能知胡公乎則僕請盡言之  
先是胡公巡撫應天會徽郡人相告絲稅事揭  
竿大譟事連一二鄉大夫而鄉大夫屬新忤江  
陵公譴去者江陵密諷公使蔓其獄公不應立  
韋疏言臣已捕諸倡亂者獄得無蔓已太平吳  
生仕期會亦坐誹謗江陵論死而南操院欲因  
以羅織故翰林沈君典使使趣胡公會題而胡  
公閉門謝曰事發在貴部某不敢分公功君與  
得不坐公之力也吏如此何如公所稱於是元



三才集 卷之八 二十七  
美謝不及曰子知之則請識之異時當好料理  
此人嗟乎鍾期惠施千載有幾今元美與予在  
也而胡公死矣公諱執禮雅齋其別號世居蘭  
州之阿干里祖貢士景華公娶永昌衛司訓張  
景和女生公父清泉公固依司訓徙家永昌公  
之爲戶部左侍郎得

誥贈祖父母如其官祖母鍾氏母劉皆淑人公  
生九齡以文字爲當路所賞號竒童十一補博  
士弟子員十七中嘉靖乙卯鄉試是年丁清泉  
公憂居喪以孝聞已未成進上授四川保寧府  
推官保寧守初以公年少易之已見公執法侃  
侃奏獄成手中始大驚服秩滿以年格徵爲刑  
部主事調兵部再調吏部歷陞至文選郎中典  
選會

今上改元更置宰席公潔已提衡其間事先大  
體以抑塞躁競扶樹端良爲務不苟逢時好棘  
棘取名歷陞右通政提督膳黃太僕光祿太常  
三寺卿公所條黃誥事宜及奏革馬政諸令釐



入會典中其爲太常從

上幸太學奉璋執相事惟謹於是

天子知公才可任劇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應天公至則具取吳中俗所便與苦及鄉縉紳之賢不肖咸籍而貯之曾中不輕發發即風驅電迅有所必行吏無敢闕語以便文一切避嫌怨者先是吳多逋稅公晨朝吏示之曰此某某皆貧戶耶今與若爲令毋急責逋責其家伐冰田連陌而逋者於是豪右震懼伏田庾賦畢

出閭亦以此任怨得嚴聲然公之內行治布衾蔬食隱約如書生其接人不以位勢低昂謙謙有禮事無細鉅皆手經而目閱之徃徃戴星視事日旰不食不寢以爲常迄公之撫吳三載而忌者不得其毫芒過前後所持徽州太平兩大獄以江陵之薰灼竟無以奪公而遷爲戶部右侍郎會復

命特疏薦予遂大忤得奪俸已轉左總督倉塲條上五里河諸事議未及行而江陵黨嗾蜚語



中公公遂移病歸歸之後圖書四壁蕭然也無尺書半刺抵政府久之

天子用薦者言召還舊官公車而謁予語予以其病之狀類有物伏胷中怔怔怦怦臥通夕不安枕予漫應曰此非病也昔華亭陸宗伯自山中強起時則有之病乃在厭事公壯年請無厭事而練事攝心於境寄寂于有此大藥不以刀圭匕筋者也公矍然謝於是益殫心理場事輒爭爭不得輒病而會配陳淑人暴疾危甚公倉

皇治後事不勝辛楚遂與陳淑人同日計聞

詔贈公戶部尚書

予祭葬如例嗟乎予始與薦公然不及盡用公始言公非病公竟死於病公何不幸而爲予知也含生之氣固無兩全清者近薄高者近危此流俗所以非夷齊嘲魯史者也而君子較然爲此不爲彼盖雅齋公沒後而其鄉人月旦盡出厚賙外母劉氏嫠姑閻氏趨人之緩急生死不翊於其身操行嚴一介不苟取予恬于世味無



喪馬聲色之嗜而不疾異已言氣濡數微微若無續者乃年位僅止此耶此造物者若妬公抑公而其獨往獨來天壤間固有在也嗟乎予其竟以此知公矣公生嘉靖某年月日云云銘曰公起西清蔚爲名卿曠世而出光我文明弱齡下帷公車就徵游刃旣效中外踐更晏嬰之儉胡威之清史鱗之直張季之平歷撼于權迄以仆升用而不用誰毀誰成我思其人羽葆天行埋玉於斯勒此頌聲

太常寺少卿掌尚寶司事文峰王公墓誌

銘

錫爵舉進士之歲則始識太常王公於故經師吳先生第中丹頰紫髯儀止樸厚先生指示之曰生亦記十五年前下帷秉燭讀王文恪公文乎此公之冢孫於是時錫爵已官翰林竊藉爲公後進則數從太常公所問公之遺言故事而太常公曰吾先公勳名在

國史



國史未傳者兩端立朝而重鄉行抗節而耻直  
名爵蓋久沐浴斯言至於今用之而未效豈前  
輩斲輪妙用固在不傳抑時與地者則爲之而  
太常公已死不可復質矣太常公諱有壬號文  
峰父延喆爲文恪公冢子官至大理寺右寺丞  
嫡母毛宜人生母徐宜人公之官其始以文恪  
公任爲丞于尚寶而家故席大理公餘業饒  
財蓋生爲富貴公子然自幼已能檢勵勤於學  
遊名儒黃姚二先生之門旣選隸學宮駸駸穎

脫矣會承廕竟不及以經術顯其丞尚寶以九  
年滿陞卿又九年滿陞太常少卿掌司事如故  
先是廕丞官尚寶以地與名漫不可否事更直  
旅進之外則文酒雍容車裘都雅耳已公前後  
在事雖最久其卒亦不能於局外大有表見世  
以此慊慊有斂鳳櫪駒之歎然公嘗曰男子顧  
自立謂何耳夫恃廕與薄廕貪閑與厭閑其失  
性而喪我均也且尚寶直禁內主行符璽典核  
宿衛之踐更下上武人之頡頏不受法者吾且



三才齋公文集 卷之八 三十三  
凜凜玩惕是憂敢厭且薄哉於是悉按諸故典  
之闕遺者耗不治者爲甲乙

上奏俱報可而故相徐文貞稱之曰王公有孫  
矣公爲丞時憂其父大理公母毛宜人喪歸歸  
而問易箚時何語何人視殮含從者具對因條  
鏹帛契疏以示公曰某亡某在也某奸闌出一  
一有主名急責可盡公泣弗視曰予負父母而  
人負予其又奚責也侍生毋徐宜人曲盡情志  
其爲太常念宜人老假

韓王祭葬差以便歸養遂不起時稱純孝云配  
陸宜人早卒公蕭然一室屏姬侍者三十年業  
師某嘗就公貸金指其室曰以此償貸公大悲  
而折券予之館同舍生於其家飲食與之同以  
貲贖鄉人之戍大同者其內行卓卓急難慷慨  
多類此解官後予嘗謁於里第圖書堆案苔草  
沒堦攝故弊衣冠對客居然有山癯野老沉冥  
自足之意暇則乘輿爲小詩矜重不傳自娛而  
已游詠之外獨耽嗜史書手自校錄累若干卷



藏于家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葬某處予男  
二長某娶湯氏先公卒次某已丑進士行人司  
行人娶某氏孫男二某出云云蓋予及交公兩  
世而行人君之屬予銘實介故翰林吉士李君  
持趙宗伯狀以請予惟吳中家世有震澤王氏  
可謂蟬聯最久最顯然公僅僅以門閥九卿處  
于世敝不爭之地終身歛飭澹素里中不知其  
貴人而文恪公亦若有餘於澤者其卒大顯於  
行人君挹波生此固天道哉乃宗伯狀中侈談  
韋張之盛而扼腕歎公絀常調以老以今觀之  
公其可爲絀否也蓋予識行人君其篤茂循謹  
尤異且使文恪公尚在柄用推校損益孰與其  
小靳至再世之後驥首而議功名之爲愉快也  
嗟乎此亦德厚之報而爵愧之矣銘曰  
德厚而文以世其家有槐再陰有棠再華多福  
之求損之斯益不見龍蛇實生大澤亦旣考終  
宅此玄廬刻詞其封且有命書

嚴恭肅公墓志銘



今  
上萬曆中大臣之以清德著望受

天子特達知所拔擢待遇皆異等而未竟其用以死者海內盖有三公諸城丘公檉瓊州海忠介公瑞與今嚴恭肅公清先是嚴公謝大宰事歸則

上數問閣臣嚴尚書病愈否會本兵缺則

特旨召補公如楊襄毅故事又

特使使者馳傳趣公行又

數問閣臣嚴尚書何時來已公疏至具言臣實病且廢不勝首丘私念以負

上惟

上哀察不得已停筆欲置其奏久之方許比越歲計聞

上若曰是惟予萬里親臣贈卹故事外宜有特加於是閣臣議端僖恭肅二謚以請

上又特旨點用今謚其始終注眷殷繁欵篤尤兩公所未及云公字直甫號寅所其先五代祖



名子敬者自浙之嘉興徙居滇祖高父春塲公  
瑛以公貴得累贈至資政大夫吏部尚書祖母  
某氏母余氏俱夫人余夫人生四子公最少而  
咄咄竒悟鄉先達光祿施公昱擇婿得公以女  
歸之癸卯舉于鄉明年成進士除富順尹富順  
故劇邑或以調公此未淬之劍而輕斬蛟斷犀  
耶公謹謝曰小子何敢抑余劍也乃方在治中  
惟工之所鑄而擇利可乎至則能聲大騰以救  
荒課爲天下最丁母憂復除邯鄲其治如故操

尋

召入爲工部屯田司主事歷員外郎郎中督修  
外城及

九陵皆斤斤謹出納侵牟吏膠手所省費以巨  
萬已工成當敘陞公辭不受受加俸丁父憂復  
除兵部車駕車駕主行郵政以清強任怨聞坐  
忤出知保定府會歲旱多盜公政先保民歲旣  
漸熟乃具爲條教劇俗飭蠹犁然有理故事三  
輔郡歲籍民充京師庫役公議罷之至今稱便



居保定三年課復最歷易州兵備副使陝西叅  
政四川按察使即其地轉右布政使所至自撫  
按特舉及兩京臺諫會舉不下數十疏隆慶戊  
辰擢都察院都御史巡撫貴州尋改四川公故  
川吏知其民所疾苦乃具籍川課之當輸京者  
議割二萬金就近改給陝西軍餉罷郡縣卒之  
團戍九絲城擾民者貢番入邊則爲定限額數  
額外不得浮一人他約束一切以惠利爲本而  
痛持豪家悍吏以法以是士大夫譽誹常參  
而內江趙文肅公獨深知之會有以流盜誣公  
當落職者趙公力爭得

予告候調候調五年起督鴈門關未行改貴州  
入爲南大理寺卿尋北歷刑部吏部右侍郎復  
自吏部陞刑部尚書

上知公自其在刑部能執法不骫權勢旣柄用  
典銓劄晝夜討故事論官材丞掾以下皆親爲  
標署楊遵彥之默識黃次公之至精不能過也  
中外吏師其廉儉苴牘之間幾無一跡



上孳孳以太平屬公且未艾而公病歸矣歸之日有

詔晉秩太子少保仍賜馳傳以萬曆某年月日薨于家距其生嘉靖某年月日得壽若干公性檢厲勤於事其操行嚴於取舍辭受九廩廩所居官身自與僮僕食麤衣敝蕭然也橐中裝雖圖書琴鶴不取諸人

蜀王慕公使使致扇餌微餉而不受初拜尚書貧不能具服色束素犀帶以朝或指戲言公釋褐時玳瑁七品帶故在邪公笑曰不然夫犀帶不裝金安知非玉吾顧恐難爲上耳蓋公之內行峭潔與海丘二公畧同而公獨薰然長者色溫氣和人無賢不肖貴賤皆禮接之其亭法處議本人情計久遠無崖岸峻物之行謹昨抵掌之談以故

明主眷遇尤渥而海內至今稱大人之能安國家鎮雅俗者必首公云子姓云云銘曰公起滇南萬里遇主不介而親其惟德舉試吏



王文肅公文集卷之八  
一方爲郎再考環轍方維頌者交道中丞之節  
于蜀于黔斤斤其明濯濯其廉入典法臺不骯  
三尺以晉冢卿式是百辟胡威之清惟畏人知  
蘇章疆切以忠見思古社稷臣待公屈指千載  
遭遇未究遐祉鬱乎高山司空取營埋石其墟  
載以嘉名曰惟

帝賚曰允師錫尚俾來許仰止無斁

王文肅公文集卷之八

王文肅公文集卷之九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王錫爵 著

尚 寶 司 司 丞 孫勇時敏校梓

廣東按察司僉事仲山王公墓誌銘

自余兒時則已知吾鄉有王仲山先生私艷慕  
之而先生顧居山中弗及見先生有子曰稽勳  
君與余游京師善余因以知先生山居狀甚習  
已稽勳君移病歸養先生則實援先生僉事廣  
東時歸養父樂莘公故事而余又因以知先生



父子世賢孝云先生卒之後一年稽顙君旣卜  
葬龍山之陽則走幣至京師謁余銘于是王子  
曰嗟仲山嗟嗟仲山生吾弗及見其人歿吾銘  
其墓先生常之無錫人也名問字子裕學者稱  
爲仲山先生先生系出宋文正公國初有曰宏  
者以人材判兩浙鹽運卒于官商民德之爭捐  
金以助其葬子惟益惟益生經經生宗曰槐菴  
公槐菴公生樂莘公名澤配錢生二子長某次  
卽先生于是樂莘公以子貴得封南京兵部車

駕司郎中錢亦贈宜人云先生生九歲能文長  
益拓以學正德己卯舉于鄉壬辰舉禮部不樂  
仕謁歸六年登戊戌進士第授戶部湖廣司主  
事出監稅徐州尋以母憂起念樂莘公春秋高  
疏改南職方主事便養而樂莘公雅不欲行先  
生則承命爲繪扇三十握握書一詩日月日一  
易之如吾日侍也已歷陞車駕司郎中尋擢廣  
東按察司僉事瀕行過省樂莘公于家樂莘公  
亦念先生遠愴然有決色先生大悲而自循其



王文肅公文集 卷之九  
裾歎曰吾終不能爲溫太真行至桐江賦詩十  
二詠以見志遂投劾而歸比歸則旦暮侍樂莘  
公逆意奉向公左右顧無不得所欲者撫幼弟  
幼妹如已出曰無以此遺翁百歲後憂諸所怡  
事樂莘公皆此類比公卒先生遂不復有仕進  
志退居湖上迄三十年足跡不一至城府部使  
者前後疏薦之不起海內大夫士過必造門求  
識王仲山先生先生則署其門曰疾謹謝客嘗  
書數語于屏曰訓吾以道德者吾拜而師之授

我以文章者吾敬而受之貽我以清言者吾洗  
耳以聽之求我以詩畫者吾量已以應之告我  
以家事者吾旣有人以任之語及時事者吾厭  
聞之語及公府事者隱几不應絕之晚年構亭  
湖濱寶界山環植花竹木疏流泉輦奇石時焚  
名香手周易一經擁膝兀坐興至則爲詩文或  
行草書數紙或又時時引紙濡筆和黛墨點染  
山水人物花鳥詩文書畫皆佇興而發不務刻  
削規矩前人翛然翰墨蹊徑之外人稱先生詩



類韋蘇州書類米芾又類黃涪翁蓋神理所至  
懸合古法實未嘗斤斤效也先生行旣高海內  
大夫士望之如神龍不可玩狎則爭購其詩若  
畫寶藏之于是先生遂以隱操名天下然先生  
故負用世才歷官所至聲輒隆隆起督稅徐州  
以法裁耗羨米十二三吏胥攢眉膠手不得藉  
氣勢爲奸會

太后梓宮下湖湘道淮泗吏執事往返動至旬  
月先生先期督漕舟過徐倉猝指麾若無事者  
皆都額設馬快船七百八十餘艘歲役卒修造  
至四千餘人謂之幫甲幫甲費不貲貧軍坐累  
轉徙無告有自殺者時先生在南兵部發憤白  
大司馬宋公曰今縣官不惜數千人之命而惜  
數千金乎出疏袖中請官自出年例銀督造議  
上

報允留都至今便之卒營地舊與齊民錯豪勢  
盤據且百餘年先生念法久必多巧匿爲避罪  
計乃具爲令縱諸豪自出白而佃之官不奪其



業營地遂清會有

詔覈武職緣濫先生按籍爲立決去留權貴人請謁噤弗行時非虜歲入盜邊先生預籍武徒士以應募人厚其餼比罷歸貲故有餘或請追之先生悉縱遣去曰人則弗靳其死而靳之餼耶一日縣官復下尺檄誰復至者有督撫某檄借先生所籍士以應募歸則悉追之先生歎曰是可與議大事哉後卒以偵事戮中貴人某守備留都驕甚嘗私抵先生乞餘軍供灑掃實利

其資先生執不可乃止于是當事者人人稱王郎中才守遼厲倫輩業未且竟大用矣騏驎方發軔時以父子臨岐一言攬涕却行嗚呼其仁哉今鄉人傳稽勲君侍先生寶界山中先生義不忍令壯子相隨退隱月月命稽勲君出稽勲君重失先生指則月月裝行故爲事失期而間嬰諸故人緩頰至先生前謝先生亦重念前桐江投劾事哀而許焉嗚呼使天下父子聞王氏之風其可感也矣先生經學甚邃尤自謂有得手



中庸嘗作圖說以授學者學者負笈從之人人  
得聞所不聞故所成就多知名士其歿也門人  
私謚爲文靜先生所著有仲山詩選祗役稿原  
筮齋集崇文館稿若干卷藏于家先生生于弘  
治某年月日卒於萬曆某年月日年八十配李  
氏贈宜人子一曰鑑卽稽勲君孫男三曾孫男  
五稽勲君初舉進士出知山東之武定州先生  
則寄示州訓一冊且誠曰牧事正讀書事也女  
素履往矣以故稽勲君卒以卓異有狀徵擢今

官銘曰

繫德其核而藝則華孰靳之國而亨之家吁嗟  
仲山仕耶隱耶龍崗纍如有坎其窪先生歸之  
哲士允嗟曰千萬年父子世世忠孝其無涯

光州知州雲浦陳公墓誌銘

萬曆辛巳冬十二月余第家馭致河南督學事  
歸余迎問第何感而稱病曰此陳光州教我耳  
則又曰陳君真古人爲朋友謀歸故以身爲券  
明其不負我也今我亦將報陳君決歸明其不



負陳君也余曰子有何報陳君死矣於是余第  
立起搏膺呼天有伯牙輟琴之感嗟乎賢者相  
知蓋至此乎余第知陳君自余余知陳君自長  
安邸中當是時余爲翰林師故相袁先生先生  
知陳君自大司成陳公陳公始知君以古文詞  
而後迺知其大節磊磊多文武才陰以國士許  
之君蓋年四十八而舉順天鄉試然是時君業  
罷博士家言居長安邸飲狂輒自呼陳山人陳  
山人旣強入試則悍然棄訓詁用已所見說經

顧謂同舍生曰陳山人老無成命耳豈可以日  
暮重得失舍所學從人哉會主司今相國蒲州  
張公故吏部清河丁公得君卷奇之嘖嘖相與  
語曰是老驥飽風霜險棧不千里不行者當求  
之驪黃外耳於是陳君一不第春官去爲吏吏  
所至則上官爭知之不可勝記而余獨與二三  
大夫范殿撰平麓及王山人崑崙雅知君於諸  
生時相與爲布衣游最善余雖在游中最落落  
不能文陳君嘗於衆中指目余曰是君古人不



在言余心愧之君且死而手書屬余志其墓石則余又益愧甚謝不敢而會君之子爾耕從王山人來因以請於是爾耕泣余亦泣視其狀則媿媿敘君與余相知事嗟乎余不志君誰志者君名以忠字貞甫別號雲浦山人其先世居吳之嘉定國初有耕隱處士者與姚少師善會靖難軍起遂絕而徙梁溪之宅仁鄉處士生廣安州同知贈戶部郎中足菴公昱足菴公生河南右參政東崖公周官父子世庶吏具在志中東崖公生君父石村公某以君貴贈文林郎寧鄉縣知縣妣華氏贈孺人石村公早孤亦克自修樹廩廩稱博學馴行顧嘗獨扼腕太息曰吾陳明德世顯至於余而布冠菽俎以奉蒸嘗是余之罪也夫會君生有異質石村公乃盡以所讀父書授之屬誦輒了就有司試所至先其曹名籍籍然君故倜儻學擊劍騎射慕馬伏波斑定遠之爲人其才志咈鬱弗克効絕漠橫草間稍稍用之家家故饒而落石村公捐館君困急中



抵所親貸錢行喪歷五十三家皆靳弗與君發憤大傷悔日豈有丐人陳孺子乎會又遭倭家燬于兵君奉母入城行視故址有鷄柵在日此可矣拾瓦礫而居苦身數年然後以次復舊業償公私逋負用餘貲入太學竟君世南北宦遊數千里裝及非時咄嗟賑施婚友之急不外索而具人謂君起瘠為饒如赤手捕龍蛇然要為有智度能任人而操其權不米鹽瑣小君嘗自稱理天下理一家如有矩畫百方顧世未知我

耳方君盛時勇於進取其文章雖奇要為羈縻咫尺幅然五舉南京試竟不第及其莽蒼過時操古彛齊瑟以游少年積薪之場乃竟後終得之而又復困之君生平亨否大抵皆然不審造物何意也君始試吏知寧鄉縣甫下車謂父老丈量田田度賦盡出貧民蒙利築橋五潭江自以便宜捐俸為民倡不煩官帑置勸募籍拜廉幹吏掌之浹旬橋成君嘗為余言今巧猾吏姁姁市廉名最諱言興作尤莫難丈田丈田即豪右



并兼尹先爲謗數吾老矣豈以一官易寧人百世利哉然亦惟君至精能任之其舉動先信而後勞故功譽交起他令長効君者莫及也寧人有坐寃論死繫四十年矣令至者十餘曹皆首鼠牽成案避左右貴人君廉知其非辜立出之市有妖火君爲文責讓城隍神使駟厲而火尋滅湖北道使者使吏行縣有所求取君傲然以去就爭之撫御史爲縛吏謝君已諸臺交薦君爲湖湘循吏第一余陰賀君足下今者旦暮當

明主天下事有欲言欲行者宜以時爲計君唯意亦陰自負也無何竟隨牒遷寧州知州余心不平間私問主銓而主銓陰滂應曰此異才且多試之盤錯間爲督撫拜地耳余聞益歎以爲當今使人如使馬一日十里者侮其頑鞭箠使之一日千里者利其健亦鞭箠使之若百里五十里常材則華纓緩轡走康衢耳然陳君固不爲意其治寧州故首事築城城成乃大勒兵網羅深盜陰使使說盜魁盧尚賢率諸盜自首



爲良民獨餘黨李大鑿等二十餘人逃入楚君  
又計擒十一人獨脫大鑿而是時御史會以他  
譴惟急不暇核而坐君失事奏之君竟以譙讓  
去矣君在寧踰年再被薦大抵用平盜功然卒  
以此得罪而大鑿業爲釜魚幕燕君落其角距  
以待來者盡爲他人功嗟乎余向謂鞭箠使千  
里馬又有甚焉君雖素磊落然及是不能無少  
望遂不復謁補徜徉湖山間久之蒲州張公謀  
薦入中祕以書趣起君君旣至而議格補寶鷄  
令寶鷄有聲旋補光州州稅故事入金主藏者  
私具羸羨上下緣手君更爲稅法易金以錢令  
稅戶手封錢進官以什率多少主藏吏從衡無  
所用之則咄咄陰拱不能牟一錢民大稱便樂  
輸而州稅遂爲諸州最上課大酋牛應魁手殺  
人推獄於其怨家久不決上官以屬君君具得奸  
狀楊朝欽父子任俠橫行吏莫敢問君露檄各  
捕致法如薙苗莠州人快之君旣以能交舉大  
州益勤自効戴星出入他郡邑有獄疑未決者



事有闕王府朝貴吏相仗以嫌怨者郵筒往來者徵文字者君人人應之如響然稍休櫛沐輒時時自顧其頭顱而嘆會聞家曇女立化海上慨然曰吾乃知名之爲累而半旄露冕不如馮夷大丙之御也蓋君自是游益勸有幅巾從我于寥廓意而君病矣病之後乞骸當道皆格不行而余第以君之勤歸也愈疑君非實病而固留之君不得已視事視事五月病甚趣裝徑歸及家十日而卒時萬曆辛巳十月初五日也距其生六十一歲矣君爲人豪有氣喜施重然諾士以急抵卽重趼百舍一揮千金無所辭老見偃仰據門第都裘馬及熱官廣坐膝席耳語作囁嚅態則衡目唾地視之如腐鼠臨事度不可守不發已發卽左矛右盾不能俛一分理色斷斷如也其特立謹言見謂踈而負俗其博物精名理矢注而風發若虛恢跣跣不適於用其心筭井井嫻簿書期會則又類老儻俗吏之爲于經術柄鑿者然內行循謹甚事親孝訓諸子嚴



撫華氏甥如子闡義館屬其宗人子弟于學處鄉曲汎愛薰然厚酬恩而寡蓄然士以此益附君其標異趨事傲君以負俗者十一窮交烈士雅歌從君者十九君又好收挽後進與談稅權理戶外趾常獵獵今涇里顧進士兄弟旣貴猶非面事君以丈人禮他媛姝愛狎君者司牧以下毋論也歷官雖風裁廩廩束吏如束芻至或坐微文註誤陰覆翼之而不言爰書報牘一切成手中吏不得弄亦時時於法外有所縱假比獄隨決隨遣不煩贖鍰大抵君爲吏如其人廉不劇物直不揚已以慈父之惻怛處子之檢押輔法而行故常孳孳得人和車發之日民號哭送者軹道而寧州坐譴光州坐病則公論尤惋惜之上官有爲灑泣賦詩者士有裹醫藥追送六百里者嗟乎緇衣之好今古同然甘棠之思百世不減矣君生平於文學吏事不刻意而皆精性澹約無他好顧獨好游在寶鷄間示余游華山記余讀之悲焉因自歎入仕二十年不能



出長安門寸步無俛怪莽渺之觀余心慕君君亦慕余陸沉輦下不當鞿鞅得早脫紫塵而飯黃梁也君又嘗栩栩詫余鳴玉園水竹之勝期以卽一日掛冠相與摘蔬啜茗其中而君先逝矣君易簣後爾耕出其絕筆詩曰塵世蜉蝣裏此身誰是真勞勞悲往事已自歷餘人又曰兒啼女哭遶吾末死樂寧知不可當息盡諸緣含笑去游竟萬里覓蒙莊又爲教曰吾口不能言心甚正當直往清虛大羅天諸聲不得亂我蓋

投筆正襟長嘯而歿目垂瞑猶寒帷觀天曰呼爾耕輩囑曰作好人於乎至是而君生平始定余嚮所指目君不刻意而精者皆覺海滉漾中糝糠塵垢耳余又何悲哉君治行詳歷官生祠去思碑中所著有渭濱襍草二卷詩文若干卷零牘吏牘若干卷藏于家配王氏贈孺人孺人爲君置三創室許氏彭氏許氏各生子而孺人卒子男五長卽爾耕國子生孺人出次爾汲君與孺人所育某氏子縣學生次爾牧許出次爾



馭彭出次爾杭許出女五孫男五女孫四萬曆  
壬午某月日葬于祖塋之次銘曰  
儒而俠裏吏而禪終至人之德一蛇一龍斥其  
棄餘黼藻華蟲不訖大耄斯文之恫彼歌其棠  
如思召公長吉玉樓君實秋風孰蟬蛸是而歸  
太空尚千百年考德幽封

戶部尚書筆峰張公墓誌銘

始錫爵年十二則郡守范存所賞其幼悟以歲  
寒命題試之試成以示故嘉尹張公公讀至松

栢有常性故不受變于物君子有定養故不受  
變於時起擊節賀曰是子必爲國器退而召見  
舟中勉之學問後十五年錫爵始舉進士謁公  
於大理第中延入命酒屬曰歲寒左券在乎嗟  
乎士固信於知己知已又在其少賤羽翮未成  
時則錫爵乃今幸柄用而區區之以一銘報公  
也其又何辭矣按狀公諱守直字時中筆峰其  
號籍於薊州之遵化祖士能舉明經知山西榆  
次縣調金壇縣父惟本通州吏目並以公貴贈



通議大夫工部左侍郎祖母某氏母某氏皆太  
淑人公生于正德乙亥六月二十日弱冠舉丁  
酉鄉試于諸生中最號早達其尹嘉定則以甲  
辰進士初解褐爲吏錫爵猶記侍舟中公自誓  
豐願其同年鳳南周公戲以陳平呼之然不喜  
修容着膩顏裕經年不澣左右或請易之叱曰  
爾欲我從吳兒靡衣側弁蕩槳才蘭舟耶其爲  
政至精事無所不辦老胥銖兩之奸皆立發之  
數循行阡陌召前父老溫言色諭曰若等良苦

今公賦有期會而三尺法至嚴吾不忍以若等  
百億命博官若等可自圖之毋浮食毋漁利毋  
競毋侈以輕犯法聞者皆感泣相戒曰慎毋負  
公于是邑之賦登刑省常爲他部最其諸治行  
具載公平政集質疑錄理人編中入爲兵部主  
事尋改吏部歷陞至考功文選二司郎中時分  
宜專政子世蕃尤橫甚持吏臧否進退大冢宰  
噎暗歛手視公公卒以荷擔持衡不激不阿脫  
穎出爲太僕大理二寺少卿已復改光祿再改



大理會分宜父子敗諸嘗爲吏部郎者徃徃坐撓摑不勝任譴去而公獨巍然居光祿能以法持諸璫歲省

上供費以巨萬在大理會論世蕃獄奏成公手陞戶部侍郎總督倉場條便宜五事皆稱

旨會

顯陵工興

天子知公才乃徙公工部以左侍郎領提督時詔書旁午有司會工費爲錢至七十二萬緡吳

蜀豫章之間騷然發動公以一切便宜停罷之工成而會隆慶改元坐謗改南京大理寺卿久之尋以南戶部侍郎改北陞尚書公卽按閱內帑出入數上疏言

國家虛

帑藏以奉邊譬猶之尾間也不稍抑制其流不止請一倣古周官歲會之制令邊臣各于歲終會費上籍度支而臣等加察詳焉奸緣乾沒者法無赦議入報可行之公旣筦利權不能齷齪



避嫌怨忌者側目欲羅中以吏事卒無可指會  
被

命視地山陵主者屬動搖鼎足之際得遂以微  
文據公罷歸歸十五年而薨時萬曆某年某月  
某日也壽七十四矣蓋錫爵始官翰林公數引  
入臥內甚親旣晚漸登用則公間從里中一再  
致寒燠語然神意不接亦不復問朝事于是錫  
爵重歎公之不測殆古所謂出則豹變處則鴻  
冥者其居家杜門趺坐宗味玄旨泊如也然部  
使者輒累疏薦公公竟不起僅以  
皇子覃恩詔得復官致仕沒之後該曹爲請以  
宦績鄉行表表得

賜葬祭稍溢常數云配贈淑人李氏繼配封淑  
人趙氏皆先公薨至是與公合葬于城北新原  
兩淑人女德並茂而李氏生子弘仁弘仁以先  
生任未仕而天配路氏有二子曰一經明經一  
經今補父任實持公之門人孫公狀來請銘銘  
曰



屹屹薊門哲人挺生鴻漸其羽蔚爲國禎名封  
初試華省踐更旣典三銓矢公持平時維朝石  
政以賄成公居其中在涅彌清穎脫于囊歷踐  
九卿六宮侈費三省羨征咄嗟片言雲披日晶  
司徒商在九賦是經按籍於吏覈餉于兵張湯  
心算莫之與京過反初服鴻飛冥冥五嶽臥遊  
里門晝扃乘化而逝終始哀榮埋石其藏以永  
頌聲

鄉貢進士伯謙金君墓誌銘

自余與金君伯謙游故吳守金雙渠先生之門  
先生嘖嘖語國士指目余兩生兩生各年少髮  
毵毵始及肩耳先生曰異時兩生伍立鴈行議  
功名于世吾不知孰後先若盤錯交委良駑並  
驚當是之時裒然脫穎屬之金生若驪駟紛糅  
宛枯翻覆當是之時泊然處中屬之王生嗟嗟  
余之不肖迺與君齊名而又幸辱同榜有婚姻  
之好時相與慷慨頡頏以意氣酬知己蓋先後  
十餘年間兩生之遇于人與其自爲遇無不同



者乃余獨不意先貴而君落落竟夭悲夫然君雖年位不偶其學問醞藉時表見一斑而余屬後死不能有所豎立徒泚筆墓上以空言附不朽此可愧也君諱大有伯謙其字別號豫石高祖璧曾祖昂祖棣父逸齋翁先君四年卒母潘孺人後君七年卒自有志君幼無他師受書舅氏潘君士英所潘君號里中大儒其授君書不顯用括帖腐語故君之說經及所爲文字皆深閱有意致依於古法學士先生其批杜外索駿

者望而能識君而其不識者君直以氣驕之曰是固不能知我我道是也嗟嗟君以此遇亦以此窮歟君年十七補縣學生二十六舉鄉試已五上春官竟不第而丁逸齋翁憂旣免喪忽邁疾不起時萬曆丙子十一月初三日也距其生嘉靖癸巳僅四十有四年耳君爲人長者內行甚修逸齋翁好施君盡斥其私帑佐費事父友無論貴賤僂行膝席惟謹撫教從第大雅如親第及從兄大亨之子如親子幼而與同學舍陳



王文肅公文集卷之九  
生唐生戲約爲婚姻後生女竟歸陳氏時君已  
得雋里中豪介媒媼求婚者接踵或謂君柰何  
以兒子戲立信君曰此吾縮髮故人雖戲何忍  
負之唐生者尤貧病君重以前約爲經營衣食  
藥餌終身鄉人有兄與弟爭產而暮死盜者弟  
坐訟殺兄抵罪事連監生蘇某君密爲邑令樓  
侯白其寃獄覆上御史御史以案成疑之而樓  
侯乃對衆引君言自解衆始知君之有德于兩  
家兩家事卒解而卒無敢歸德于君者嗟乎安  
知樓侯當時之曲聽君也不陰以德君又安知  
兩家事解而訟者不厚讐君此曖昧嫌疑君一  
切不暇避而急于爭覆盆垂死之命余每誦君  
斯事未嘗不歎息自愧其不如也君自爲書生  
乃爾藉令遇時攝尺寸自効其事業可勝道哉  
君魁貌大度性不喜抑闔械巧遇所知呼飲輒  
醉余間與同寢反側不成寐而君齟齬聲如雷質  
明試問君亦有夢否君笑曰余晝無思夜何得  
有夢旣數困應舉乃盡出其文示余曰趣爲我



言是否不得言利不利也大抵君才于古詩文  
爲近其舉業徃徃困于竒陽春白雪自昔寡和  
而今之章句老生尚掇拾唾餘欲盡以繩墨馭  
天下士豈不痛哉君生平好獎掖後生第大雅  
子兆登皆師受君家學爲名儒而兆登領鄉薦  
之子屬與君同歲造物者其先期授左券于君  
不可知也君一子三女子卽兆登娶刑部員外  
郎李君汝節之女長女字高肱次適陳尚恂次  
適余子衡俱早世萬曆十一年十一月甲申兆  
登奉君柩從逸齋翁潛孺人窆于界經之新阡  
銘曰

歿而從其父葬而及其母躬之不羸而食其子  
葢子雲之書以待後世而九方臯之論國馬不  
必千里惟其不朽銘之以此

鴻臚寺署丞若齋周君墓誌銘

自余初解褐爲史官以未得盡讀中秘書爲恨  
嘗間從若齋周君借書書闕逸不可讀者則君  
爲口誦某師牋訓某氏譜記而時時自參以已



見上下井井卽博聞掌故不能難也君時以太  
學生入選爲鴻臚丞丞間無事則君益以肆力  
讀書顧見其輩行皆純務賈人子無可與言者  
嘗中夜起坐太息曰丈夫不能鴻冥鳳舉以一  
官五斗粟局趑轅下而世且拘孿一切法無擢  
吏貲郎諷經藏史者則柰何久鬱鬱與鷄鶩爭  
食哉於是語頗聞爲同署所疾竟出君爲武康  
丞以歸而君故饒於財則又耻以財織嗇爲子  
孫計嘗一至武康盡斥其橐中裝爲貧民償逋

稅武康人德之至今有八賢祠君其一云篤於  
宗誼家人有筮無歸者廢疾餓者歲歲仰衣食  
於君尤好獎率後進置塾於家聚其宗之子第  
擇明師教之郡守施公建書院於玉帶河勸學  
養士君佐以義田若干畝萬曆戊巳歲江南饑  
旱君旣以便宜設糜施穀勞來饑民所全活甚  
衆而君之子太學生治隆復上書闕下願輸三  
千石粟爲

天子助賑治隆得錄授中書舍人本君教也然



君扶義慷慨自其天性臺使者賢而禮交君君終謝不受郡舉鄉飲君辭曰老病偃蹇不能復攝衣冠揖拜長者爲盛舉辱也而君是時年且七十猶不廢讀書所著有光雪樓集六辛稿芸窓日草二十一史疑問師質論統六十歸儒集三經教錄古文蠡測皇明名文抄篝燈漫錄毘陵文獻錄北豐周氏族譜無慮數十百卷藏于家蓋君儒者自弱冠有聲庠校多先生長者之游雖數舉不第抑首小官而其意氣磊砢終欲有所發聞樹不朽于世旣身老不用好行其德于閭里間而亦時以翫骸忤俗誹譽常參半君一切以文酒游嘯沃而消之泊如也壽七十有七以萬曆某年月日卒君諱某字某別號若齋其先自金陵徙常之豐北里父禎菴公舉嘉靖戊戌進士以戶部主事乞終養不復出卒于家君所通二經毛詩戴記蓋本之趨庭授受爲多其屬厭世味以儒吏隱抑猶遵詒燕素風未虧堂構焉元配孫孺人先君辛酉年卒葬于芳茂



山之陽內行淑美具君所自爲壙記而君之葬也子孫奉遺命而祔焉子男一治隆余雅知君乃治隆屬執事館下介太宰楊公狀余不得辭銘曰

非豐有里鬱其世美我知其父因知其子架有遺書橐有遺金式穀以詒問孰重輕古稱德人圓穀方軫曰吏而隱曰市而隱二隱式兼載德而文將不朽焉是托而匪徒箕裘故業之云

封行人司行人筠泉張公墓誌銘

自余先官保以封官靜慎稱里中而余兄弟遵其範稍樹名績于世嘗陰求其近似者甘棠之思于是焉在因憶載筆三十年所嘗爲封官紀墓之辭自東阿于宗伯吾里張侍御之外乃今則又有張行人張行人諱仲號筠泉其稱行人蓋自其子太僕君筮仕滿三年受封封三年而歿未及加贈而太僕君請急歸葬於是公猶蒙舊秩稱行人云世居太倉西關外自崑山割隸爲州人曾祖某有隱德祖雪汀公某例署邑掾



以大度知名是生公之父芳洲公其娶于施而生二子公其仲也公生而穎爽受舉子業駸駸向顯進已而芳洲公顧自喜爲文墨雅游不事而君不任筆札費于是始棄儒而賈賈十餘年稍稍拓田宅累千金已會倭難室燬于火公視母夫人色不悅故慷慨以瓦礫投地祝之曰爾以我不能再致汝耶此客塵浮梗散可復聚范少伯獨何人也于是母爲之喜進食而公慷慨

輕財顧益甚市有遺十餘金道上者公拾弗取求其主還之曰吾室廬焚蕩無餘身之所有弗愛何愛若金旣倭復至而公之子太僕君方幼從其家避入城有一人負之凌波涉斷橋而渡問之卽向所還遺金主人李姓也時以方翳桑之餓夫云侍父圍城中多致甘鮮爲芳洲公娛客而迄用餘勇繕完舊業如其母前祝辭若左券焉兄槐軒君死無後後公之第二子而貲囊盡歸婿家公一不問僅收遺宅兩區而宅又苦



豪隣日譁求割公復不問竟割地與之曰此尺寸瑣瑣人爭我讓未必能見困也而陰爲子孫厚樹德吾庸多矣久之爭者慙悔以地歸公雖游賈人中然內行飭謹恂恂如儒者室中焚香置几研手自臨摹古帖讀書評史意泊如也嘗聞用岐黃家言料檢方藥以試人人多得全活者已太僕君學成有名而公之次子某某又日以謹辦持其家公乃自稱閒人日從里社長老爲忘形真率之會目中幾無雜下蘭亭已而亦嘗以醉後投壺決賭矢誤傷人爲群小構訟幾困然公處之夷然曰此佛氏所謂夙生業也會未幾太僕舉鄉會試公旣貴爲封官而先時齟齬公者及所嘗待公舉火後而背之者皆咋舌謝過公又處之夷然曰此不足以煩翟公署門也蓋太僕君爲余門生而余以通家禮見公公被服澹素儀止愿樸如其故賤時而公之密友潘省菴先生又數爲余言公受封後門庭肅如無賓婚敢干以公事者其僮隸皆歛手奉教勅



寂無言聲有司迫之見多避匿請鄉飲亦不時  
赴其規模尺幅多類余先官保而太僕君歷官  
禁垣以清白謹正酬余知己良亦本之趨庭授  
受焉蓋余嘗私感方今士大夫當官盡節易不  
得過于鄉黨難以爲教忠成美端倚父兄而惜  
乎不可多遇也有如張公卽百年壽考無恙勢  
不過享官封受祿入衣馬騶奴輶奕道上已耳  
乃公業已身自起家累千金飽暖之外都爲長  
物不藉太僕重而太僕君德業未量顧及附公  
而顯此其父子間相爲遇合孰難孰易自非余  
爲人子孰能辯之哉公他言行可紀尚多大抵  
孝友篤慎中人所能勉而余獨高其神閒氣完  
于世故夷險人情反覆之中在約無窘容處盈  
無泰色庶幾有道者故具論之公生于某年月  
日卒于某年月日享年若干葬某處子男某銘  
曰

儉躬裊裊煦物姝姝斯冠仁佩義之儒而賈服  
廢居市隱泊如其卒有譽以登于



命書以光于里閭我最其遺勒此幽墟將子孫  
百世之儲斯焉取餘

叔父少荆公墓誌銘

嗚呼不肖錫爵生于世七十有二年於茲家之  
長老及所與比肩共事之人無一存者生平出  
處幸全大節則自父教母儀而外其斷斷守善  
砥礪家聲以鄉行佐吾父則有叔光祿少荆公  
其犖犖負奇淹練世故以經術勗吾子則有叔  
孝廉堅吾公今兩公皆化爲異物而少荆公益

棺最早其辱於淺土又最久堅吾公之卒且葬  
也則兒子衡旣誌而銘之矣不可使少荆叔獨  
泯泯無傳傳則非余誰當任者公諱夢臣字良  
徵號少荆以貲入國子遙授光祿寺署丞父贈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友荆府君  
生吾父及公公爲余繼祖母陳夫人出與吾父  
雖異母歡若同生旣長以吾父齒尊常鴈行辟  
影坐立必隅處若弟子之事師吾父不敢當也  
間有所請事則徃徃危坐正色爲言祖父之艱



難持盈保業之不易而公亦雅自矜飭日與婦  
張孺人訓督僮奴人人皆有手業作事稱克家  
焉年三十餘未有子子從叔某之子詔爵已自  
有子元爵崇爵而張孺人卽世元爵等漸長其  
後詔爵竟夭絕嗣而元爵二子迄于今取婦成  
立奉公終焉公性柔茹寡言常陰行德于族里  
不斲爲名有庶母之女旣嫁張氏而寡迎養之  
終身其所交皆近親故人門無襍賓當錫爵兄  
弟之登仕也公避權遠勢顧益甚有司歲時或  
間進酒餐來則報之刺謁不時通羔鴈不先及  
家人有犯則執送吾父子封杖朴之且曰爲我  
重懲毋令他僕効尤也然終不自治貌若緩縱  
不及事者或告之某奴慵某婢悍則曰吾家有  
人頗容老子以頤指代鞭箠之用不亦可乎年  
且艾而錫爵待罪政府于時吾父已棄養郡邑  
大夫不知所致禮或告以同祖叔光祿君可交  
公一日遊行至胥關忽有某節推遣胥持刺問  
光祿君何在公漫應曰光祿君昨暮抵此尋去



矣胥又問然則汝爲何人公默不應顧反問胥然則汝爲何官所使其人大笑而去旣而其節推俱知之歎曰清白官易得清白封君不易得清白封君易得清白宗人尤不易得一時傳者以爲佳話蓋錫爵晚而遇

主守官如家無內顧憂則吾叔實成之惜乎天年早終其名位不顯而錫爵之賜間歸也僅得一堅吾叔相與切磋名理補救闕遺而今又已矣天之報施善人則幸兩家各有子子各能淬

勵向於善吾先公而有知也其亦可以生平孝友一脉無恨九原已公生於某年 月 日卒于某年 月 日春秋若干張孺人先公若干年而卒祔葬某處銘曰

父生公晚公生子晚事則後人德則先人惟其靜翳迄無言聲以勗成猶子之令名遺愛在斯徵我勒銘

封南京尚寶卿巽洲沈公墓志銘

萬曆乙未春少司空沈公以先太夫人之喪來



予已卒拜手一編示余又拜且泣曰此先府君  
巽洲公狀也茲某請丐其餘徼墓中片石之寵  
余惟古人居喪禮不爲人作墓銘矧余毀病且  
死言曷能文比三辭不獲而司空請逾哀其子  
兩進士爲繼以請則爲強占筆銘之公沈姓諱  
塾字子居巽洲其號九世祖撝和公五傳爲贈  
儒林郎同知孝清公濰又再傳爲樂愚公仝怡  
空菴公汝梁而空菴生兩川公熾中正德己卯  
鄉試配溫氏生三子長卽公公自爲兒時逮侍  
祖空菴公授書及古今事輒了了蓋歲十三而  
受易更一歲受禮旣成而復徙業以春秋應舉  
嘗採掇三傳義著春秋說專門宿儒莫能難也  
于是沈氏遂世受春秋云會兩川公四上春官  
罷歸不復出委家政于公公亦自是罷應舉日  
理織悉用優娛兩川公及溫孺人終其身盤匿  
杖屨不階祿養而給比兩川棄養值島夷內証  
公奉母溫暨闔家避難而身爲護將迄得免亡  
何白巾賊起詐言有神符天兵里中大震爭先



避匿公獨戒其近堡人勿動爲部署徒少年三百人裂裳爲幟使不得離所部而奸民有欲應賊者謀遂沮賊亦尋解去庚辰大水米價驟踴今中丞李公及泉時爲湖守欲稍抑其價謀之公公頓足曰失矣賴其踴也故秔稻猶集若賤則四方之賈將轉而射厚利而吾邑立稿矣且獨不聞乎趙閔道增值富彥國聽人自爲值而值漸平而官安能強與民以值也李公悟遂不減李公在湖最號嚴重士大夫非公事不敢有

所淆請而獨雅敬公曰非是公吾孰與寡過時謂兩賢交相重也公雖治家人產然好施予口不言利一日築室踏地有藏金見役者奔以告曰是公土也公曰然是吾土也而當其藏時則非吾土也趨告縣旁有覺者爭先攫之鬪爭信然終不能及公公與人薰然慈仁也顧性不喜媵妯囁嚅間而忼慷爭得失口刺刺言見謂不能容人之過人初亦不能堪之乃其裋身御家承親訓子弟皆肅括脩謹卽壬夫怨家欲求公



纖芥違心之行詭行之言迄不可得公殆古蘇章王烈輩以嚴見憚亦以見服而久益見思者與司空服公教其兢兢自守顧益甚然司空嚴而公之道廣司空每官歸一槩謝鄉人請謁公則曰是何必爾鄉黨有大利害有大枉抑亦何可自同寒蟬且汝不畏屋漏而畏人耶司空故與今太宰平湖陸公大司空吉水曾公同爲郎相善已兩公入吏部典選司空稍稍以嫌自遠公曰兒前交兩君時豈以吏部郎耶奈何重吏部郎而輕兩君建儲議起士之喜名立以標者趨之公獨心知明主意無他以謂

官禁不必然之事非外廷所宜輕言言輕則主聽疑疑則事且敗敗而求濟此萬不可一幾者也夫言事易任事難言而不度任者之所處姑以一敗塞責此爲何心已敗人事而更責任者以補敗此又何心公以此掣腕時時寓書邸中及之而公之季孫演成進士官南中公以書



戒之曰人惟是真心直行求無愧耳何必立門  
戶樹頰頰以爲名高且爾父三十年官譽何從  
建言講學中來耶爾師汝父足矣蓋公之涉世  
久其持議依大體練名實要自刻苦嘗歷艱虞  
中得之雖白首明經不受半刺一銅之命而緒  
言微指授之子孫良亦可窺試用一斑云爲古  
文辭爾雅遒勁有先秦風旣老尚覃思著述經  
史百氏中有疑義未安者手自疏訂庶幾成一  
家言會病目不成成沈氏族譜敘致詳確體例

精嚴歐蘇二氏不能過也歲時拜墓視牲牢省  
封樹惟謹故事獨有春祀公復增爲秋祀且廣  
兩川公所立祀田若干以贍族人其族之貧者  
給無家者歸雋異者教相與櫛束若官師聯屬  
若肢體竟公之世而沈氏爲彬彬良族彭侍御  
之按湖也大姓獄起獨心服公家寸田尺宅不  
煩有司而公之家政此亦足概焉旣貴爲封官  
燕處蕭然耳目不接優伶之翫器服不崇華綺  
之餘郡守黃公嘗謁公於家公爲具素食留之



或言守貴人宜加禮設樂公固不可曰柰何以  
太守貴壞吾家法居常繹思先世典刑以履滿  
驕佚務華近名爲戒故躬服書生處子之行而  
不言于人陰師伊洛諸儒之學而耻爲標號迄  
以闇然素樸終其身此老氏家所謂留餘福以  
遺後人者沈氏世顯巍科膺仕比比宜乎哉公  
以甲寅某月日卒卒之日猶強起肅容正冠欠  
伸而逝計聞京師得  
旨與祭一壇並祭閔太安人仍給半塋不爲例

蓋異數云而公所被

三命致詞有云學窺理奧動秉義程行誼篤於  
闇修籌策關於經濟若貌肖而摹之者嗚呼此  
足以蓋棺矣公生于某年月日去其卒得年八  
十有三子長某配某封宜人侍公病以積勞毀  
後公歿百日卒次某孫某以某年月日塋于歸  
安崑字圍之原里花城村而爲之銘銘曰  
德之休明在隱猶融矧世文獻公復允宗學維  
純師行古直躬發恤杞憂肉食讓忠一經之報



王文肅公集卷之九  
委祉以重式穀爾子顯允司空載啟聞孫趾武  
夔龍衆美弗有具曰公功是闡是繹力田乃逢  
煌煌

命書刻石於封尚千百年垂耀無窮

闡於書東闡于  
繇齊若象首而舉之昔聖神也

三命姪臨曰云  
學竅野奧博兼遠野行

王文肅公集

卷之九

三命



書